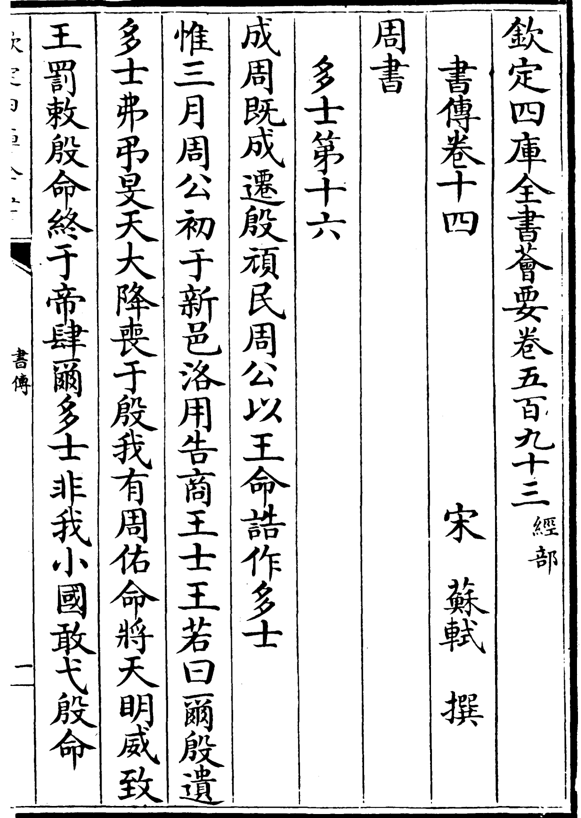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九十三 經部

書傳卷十四

宋 蘇軾 撰

周書

多士第十六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弋取也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固讀如推亡固存之固信哉天之固治而不固亂也不固亂所以輔我我豈敢求之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帝既不畀殷矣則民皆持爲此說曰天將降威于殷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

引去也故逸者則天命去之也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夏之先王不往從放逸之樂故上帝格嚮之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此桀也淫泆且有辭飾非也

惟時天罔念聞

雖有飾非之辭帝不聽也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

方

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言天不畀紂使不明于德凡小大邦爲紂所刑喪者

皆有辭于罰不暇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言我周文王武王皆繼行大事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

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於伐殷則觀政而歸已而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適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令三監叛予惟曰此乃汝大無法非予爾動變起于爾邑予亦念天命不可不征即於其首亂罪大者而誅之謂殺武庚管叔也肆不正者言其餘不盡繩治

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洛邑在故殷西南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既遷爾于洛乃安居無後命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湯之革夏其故事皆在典冊爾所知也

今爾又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夏臣之有道者湯皆選用為近臣在王庭其可以任事者則爲百僚而今不然以爲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我知用德而已爾乃與三監叛我豈敢求爾於商邑而用之乎
予惟率肆矜爾
循湯故事而矜赦汝則可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東征誅三監及奄遷四國民于遠當此時爾協比以事我宗臣多遜遜不違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爾我所以營洛者以四

方諸侯至而無所容亦爲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

而無所居故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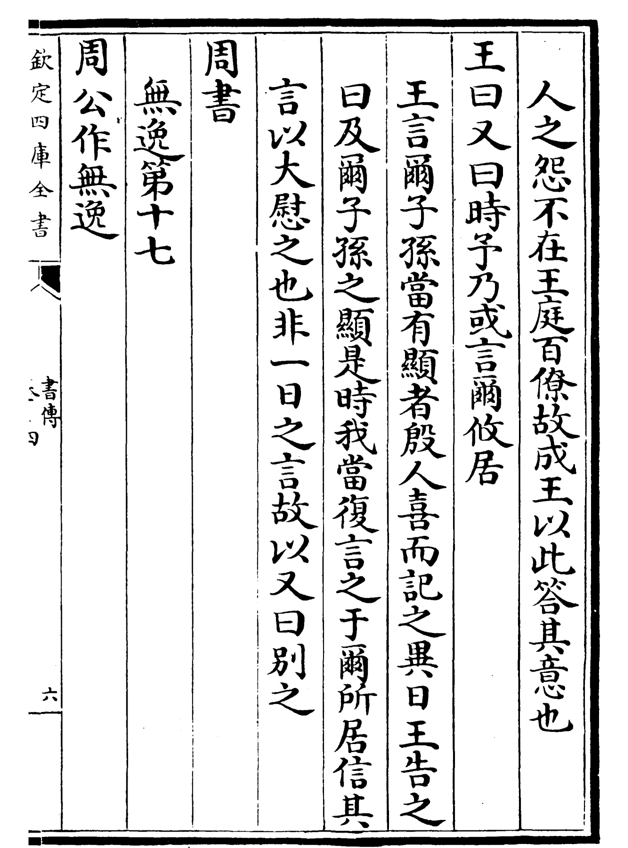
幹事也止居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

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

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其有興者非遷洛何從得之殷


人之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言爾子孫當有顯者殷人喜而記之異日王告之曰及爾子孫之顯是時我當復言之于爾所居信其言以大慰之也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別之
周書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舊說先知農事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為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為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知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況王乎以訓

王無忘太王王季文武之勤勞王業也

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戲侮曰諺大言曰誕信哉周公之言也曰昔之人無聞知至于今閭巷田里之民有不令子弟猶皆相師為此言也是蟣蝨螻蟻周公何誅焉而載於書曰以戒成王也人君欲自恣於逸樂者必先詆䫻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譸張為幻者又勸成之韓非之言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斵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

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飲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停水致之海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天子所以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自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此其論豈不出于昔之人無聞知也哉其言至淺陋而世主悅之故韓非一言覆

秦殺二世如反掌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予是以具論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此書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和也以其久不言之故言則天下信之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

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

祖甲太甲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康功安人之功田功農功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鮮貧乏者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言不以庶邦貢賦供私事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

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之年四十七

厥享國五十年

令德之主欲其長有天下以庇民仁人之意莫急於此此周公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

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為作也然猶不信者以逸欲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亦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十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酖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効乎使人主不壽者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辟嬖佞四曰臺榭游觀五曰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諱也既困其身又困其民民怨咨籲天此最害壽之大者予欲以惡衣食

淫女色卑宮室罷遊田夙興勤勞以此五物者為人主永年之藥石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以百日之憂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言此者必有大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酗者用酒而怒輕用兵刑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譸狂也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之人相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不殺爲仁殺爲不仁薄斂爲有德厚賦爲無道此古

令不刋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為幻或師申韓之學或誦六經以文姦言則曰多殺所以為仁也厚歛所以為德也高臺深池女色畋遊皆不害霸此理之必不然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幻能害壽以其能怨詛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廸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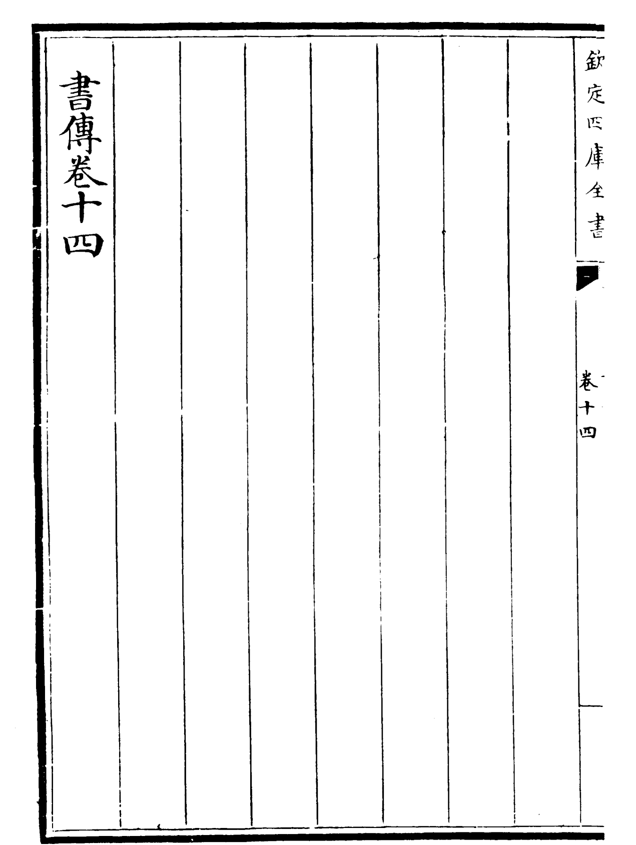
古之哲王莫不如此而專言四人此四人尤以此顯

於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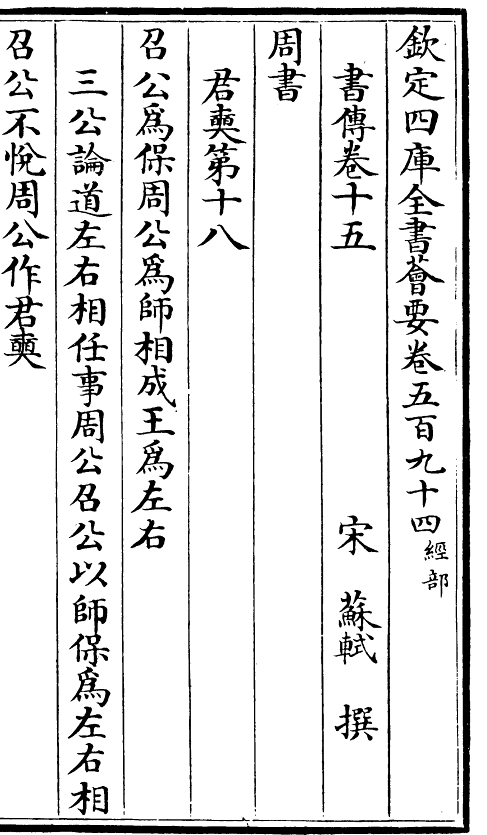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人不怨讒者而怨聽者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書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九十四 經部

書傳卷十五

宋 蘇軾 撰

周書

君奭第十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公召公以師保爲左右相

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

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者何獨召公也今巳復子明辟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爲不悦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故伊尹既復政則告歸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悦也然則周公何以不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從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敎於王者此其德豈能離師輔而弗反也哉故召公之不悦爲周公謀也人臣之常道也而周公之不歸爲周謀也宗臣之深

憂也召公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蓋亦欲因復辟之初而退老於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召公欲去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終出於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祇上帝命不敢荒寧則天永孚于休若其弗念我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爲此耳故舉其昔言以喻之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皆罪成王之言在察也遏絶也佚失也經歴歴年長久言我察成王之德大未能事天地遏絶放失前人之光明葢生於深宫之中不知天命不易我若去之其將弗永年矣周公葢以丕視功載知其如此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沖子之不正吾亦安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光明之德使不習于下流其爲正也大矣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

命

天命不常我所以輔成王之道惟以延武王之德使

天下不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卽伊尹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

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

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賢亦巫咸之子孫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於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

不可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歴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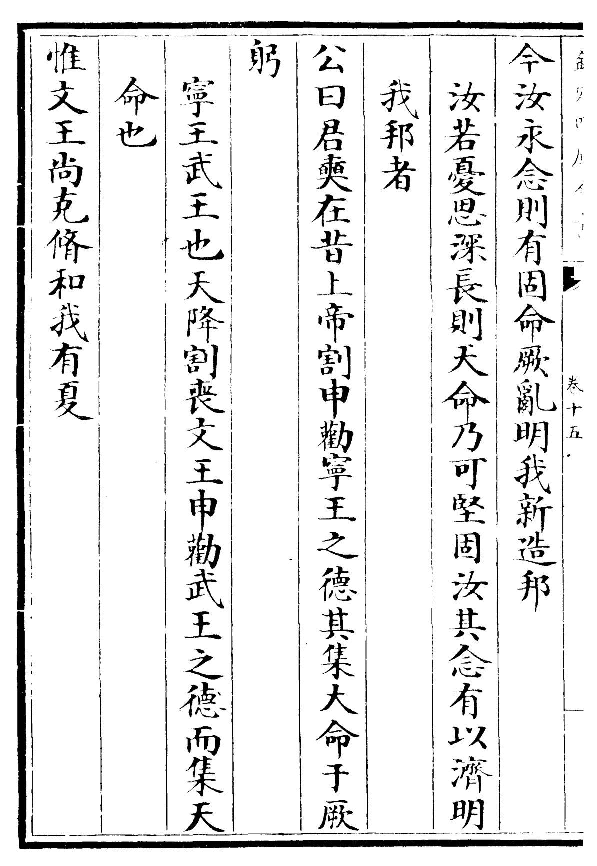
陳久也陟升遐也言此諸臣爲政不久則不能保乂有殷且使其王升遐則配天致殷有天下多歴年所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明主賢臣爲政既久則天乃爲純佑者是命商之百族大姓及王臣之微者實皆秉德明恤以至于小臣藩屏侯甸者皆得其人況於奔走執事之臣皆以此道此德舉用乂厥辟以上下同德故有事于四方則民信之若蓍龜然此又周公久留之意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天壽此中宗高宗祖甲和平至道之王使保乂有殷此三王皆能繼天滅威滅威者除害也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汝若憂思深長則天命乃可堅固汝其念有以濟明我邦者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天命也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

諸夏也

亦惟有若虢叔

王季子文王弟

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五人皆賢臣有道德者不及太公望者太公專治兵

事功臣非周公所法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彛敎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故曰文

王若不能與此五人者往來使以常道教文王則無德以降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廸見者以道顯也冒聞者以德被天下聞也

武王惟茲四人

虢叔亡矣

尚廸有祿後曁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凡周德之所被及者其民盡稱誦武王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游大川者必濟而後已令予與汝奭同濟小子其可以中流而止乎

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人以鸑鷟鳴於岐山爲文王受命之符故其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我與汝奭皆文王舊臣同聞鳴鳥者也我與汝同聞見受命之符而今又同輔孺子其可以不俟王業之大成而言去乎我當收蓄成王不勉不及之心又當留汝奭耇老成人以自助汝若不降意小留則是天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則當時必不使我與汝同聞鳴鳥矣況能格于皇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

謀廣我意

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

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

敷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勗

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

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誠心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殷之喪其否塞大亂至于如此可不懼乎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襄成也予本不欲如此告也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

與汝二人而已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而已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日昌大在我二人受此福乎德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溢爲憂也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言汝奭以滿溢爲憂乎則當來俊民而顯明之

他日讓此後人惟冒大之時而去未晚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我以今日之休爲未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祇

服乃已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

惠猶言顧也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予惟哀天命之不終及民之無辜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

兹往敬用治

周書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死于囚不得稱没仲為卿士無囚父用子之理

蓋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鮮為始封之君則周
既赦其罪矣故得稱没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

郭虢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

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公不以流言殺骨肉若管叔不挾武庚以叛亦不
誅也蔡叔囚而不誅至子乃封霍叔降而不囚三年

復封之霍此周公治親之道也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瞶在而輒立衛是以亂

孔子將為政扵衛必以正名為先則周公封蔡仲必

在叔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

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

乃邁迹自身

邁德自己使人可以循迹而法汝也

克勤無怠以埀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恵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中情也治國濟民皆以情不以偽也中不足則必彊諸外故作聰明而實聰明者未嘗亂舊章也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於視聽之不審爾故患在欲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中矣

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晏子謂齊景公古之居此者有蒲姑氏樂安縣北有

蒲姑城二篇亡

周書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

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珷玞之與美玉也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殷之復興也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

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周公以王命告諸侯及凡尹民者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大降爾命謂誅三監黜殷時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天之命猶曰徼福于天小人之求福者必以祭祀

念汝殷人大惟徼福于天而不念敬祀是求非望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

帝非不降格于夏而夏乃大厥逸無憂民之言雖無憂民之心而有其言民猶不怒天猶赦之猶賢於初無言者棄民之深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桀未嘗肯以一日之力勉行順天之道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麗著也奠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雖堯舜不能

使無亂桀之所以徼福于天者皆非其道未嘗開衣食之源以定民居也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甲始也亂自內起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古者謂大祭祀曰旅言不能承祀天地鬼神又不知進德之恭而大慢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叨貪也憤忿也尊用此人使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不與桀者亦大矣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義民正人也桀所害者皆正人天以此故不可使桀永年而多享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桀之所尊用者皆不能知保享于民之道也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開明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至也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

勸

自湯以來皆謹士著之政民旣奠居則刑罰可以勸而况於賞乎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屑輕也紂責命于天輕出怨天之辭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夏政不享于天則其諸侯間而取之亦如今殷之爲

周取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也烝升也其升聞于天者不潔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世未嘗有自狂作聖自聖作狂之人而有自聖作狂

自狂作聖之道在念不念之間耳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須待也暇間也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天佑殷之

子孫以此五年暇以待之夫聖狂之間如反覆手而

況五年之久足以悔禍復天命矣紂惟曰我民主也

其若我何其言無可念聽者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

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輔也介助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道爾而數不靜者以爾心未仁也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輕棄天命也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我欲汝信于正故敎告之不改則戰恐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汝奔走事我我監視汝所爲五年於此矣

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

伯長也汝自有相君相長者至於小大衆正之人皆

汝所能作止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家不和則邑不明雖勤於事無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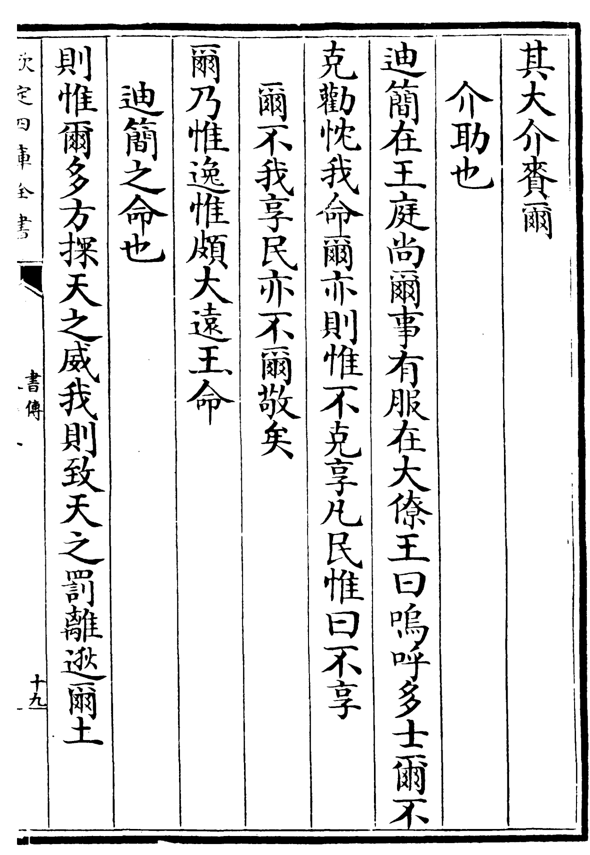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服凶人莫如和敬

克閲于乃邑謀介

簡邑人以自介副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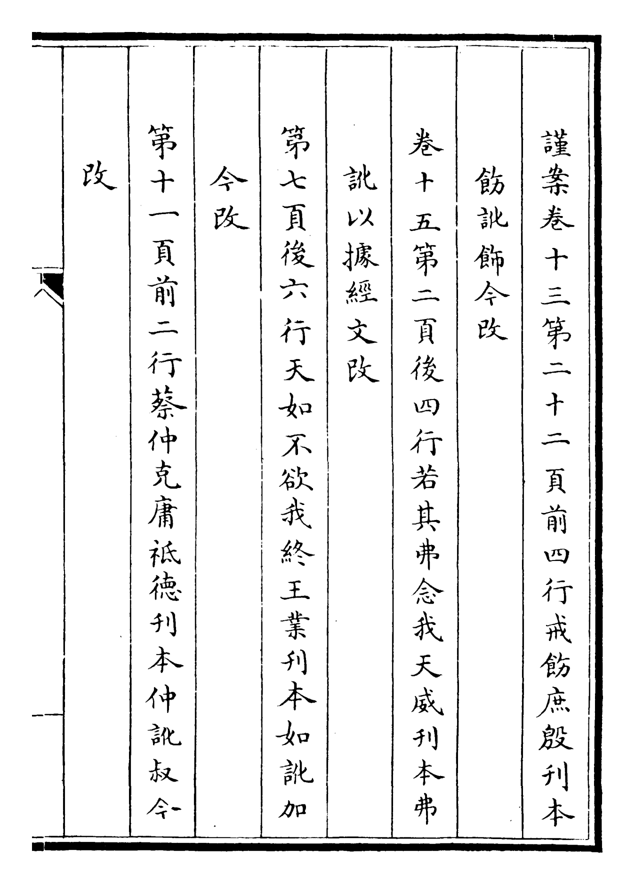

其大介賚爾
介助也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不我享民亦不爾敬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迪簡之命也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將遠徙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令既戒汝以和敬汝不能用則他日又舉今言以告汝無怨也

書傳卷十五


謹案卷十三第二十二頁前四行戒飭庶殷刊本

飭訛飾令改

卷十五第二頁後四行若其弗念我天威刊本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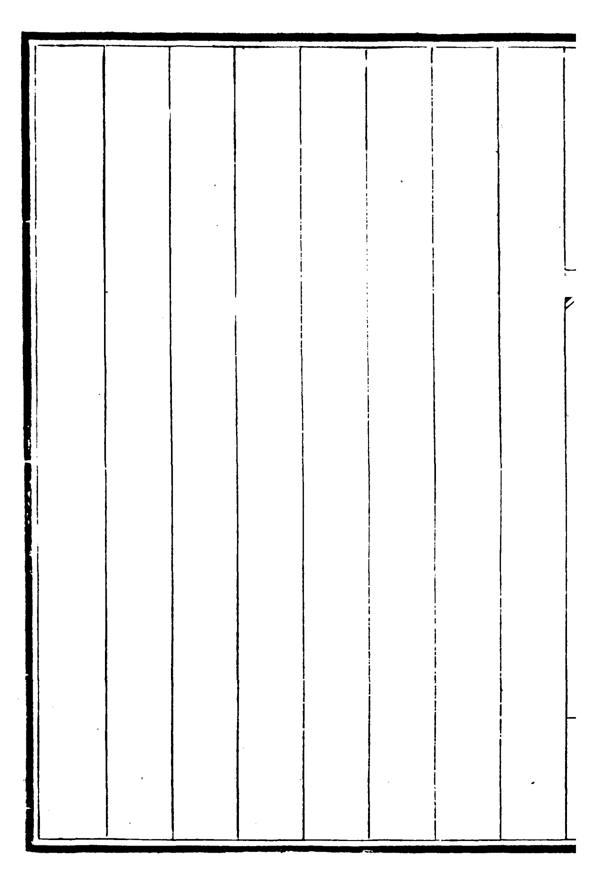
訛以據經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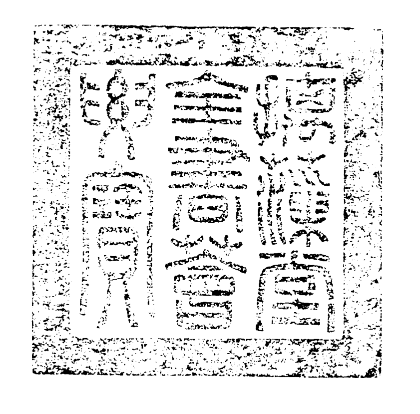
第七頁後六行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刊本如訛加

令改

第十一頁前二行蔡仲克庸祇德刊本仲訛叔令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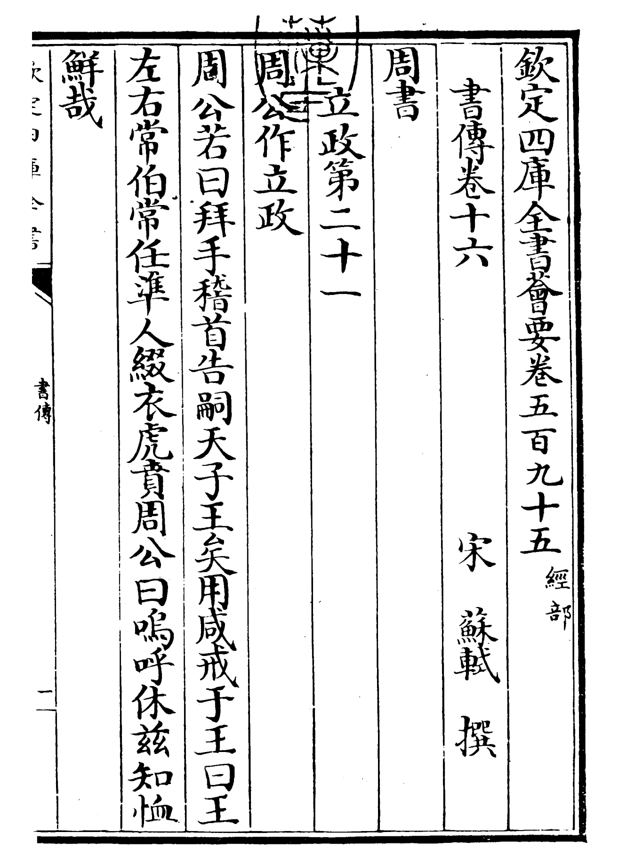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垠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傳卷十六　宋　蘇軾　撰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周公率羣臣進戒于王賛曰羣臣皆再拜稽首告天子今王矣不可以幼沖自待則進戒曰王左右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此三事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此褻御也周公則戒之曰非獨三事者當擇人此褻御者亦當擇人也能知憂此者美哉鮮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夏后氏之世王室所以大强者以求賢為事天之實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古今學者解三宅三俊多不同惟專以經訓經庶得其正書曰迪

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是九德為三俊也臯陶之九德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為一則九德為三俊明矣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是事也牧也凖也為三宅所以宅三俊也書曰流宥五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又曰茲乃三宅無義民此三宅所以宅五流也人之有疾也食而不藥不可藥而不食亦不可三宅三俊如藥食之交相養而不知食之養藥耶藥之養食耶所以宅三俊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如此

而後經之言可通也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面謀其耳目所及者言自近及遠皆大訓我德則可以宅三俊之人既宅三俊然後可以宅五流凡民之無義而有罪者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書曰肆往姦宄是古者謂流為往也桀之所往者無罪之人所任者皆小人殘民者也所往所任皆出於

暴德是以無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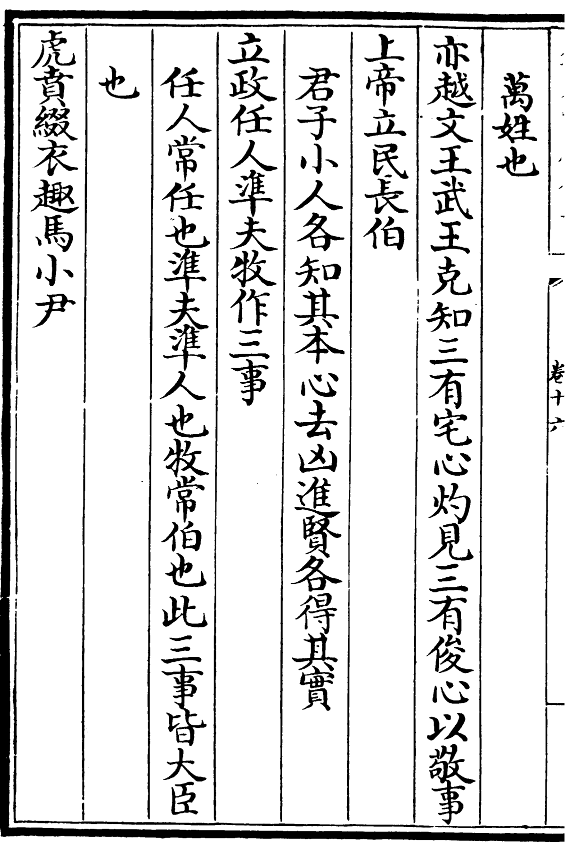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耿光也成湯既以升聞大治上帝之命則以三宅去凶人凶人各即其宅然後宅俊其所謂俊者皆眞有德者也故曰三有俊克即俊殿人去凶而後用賢夏后氏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資

而成也禮曰夏后氏先禄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蓋縁立政之文而立此言不知聖人之賞罰應物而作無所先後也湯惟嚴敬用宅俊故能内協商邑外以顯德於四方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甸治也帝欽我而伐紂使我有諸夏法湯受命而治



萬姓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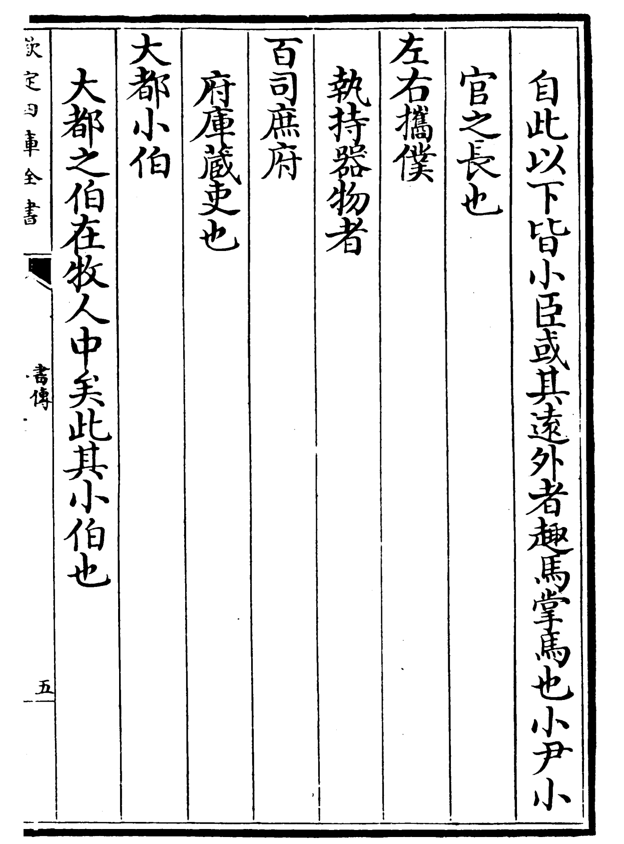
君子小人各知其本心去凶進賢各得其實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此三事皆大臣

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自此以下皆小臣或其遠外者趣馬掌馬也小尹小

官之長也

左右攜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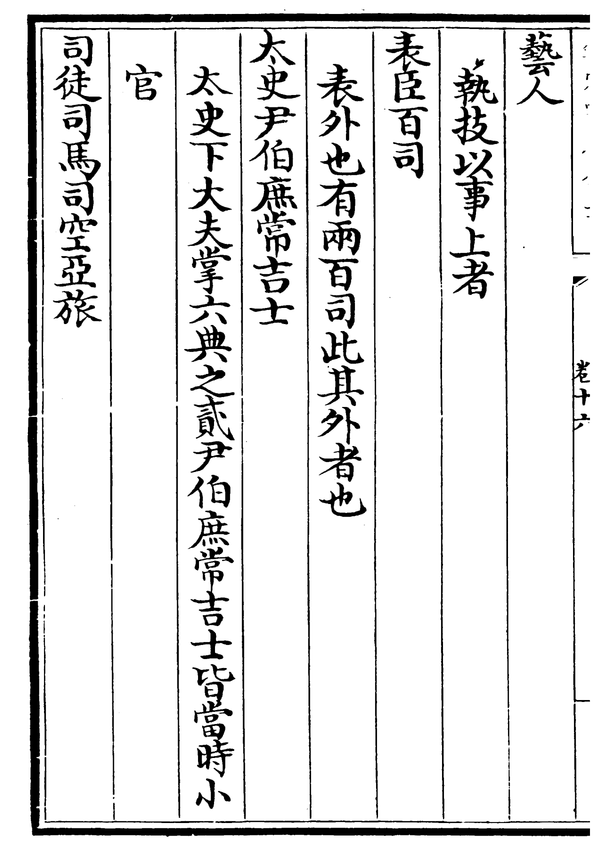
執持器物者

百司庶府

府庫藏吏也

大都小伯

大都之伯在牧人中矣此其小伯也



藝人
執技以事上者
表臣百司
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其外者也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庶常吉士皆當時小
官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六卿獨數其三不及冡宰宗伯司寇者周公以師兼冡宰周公謂蘇忿生為蘇公是蘇公以公兼司寇也而宗伯則召公兼之歟亞其貳也旅其士也卿在常任中矣此言其亞旅而已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之民微盧之衆及三亳阪險之地皆有尹正湯始都亳其後屢遷所遷之地皆有亳名故曰亳或曰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歷數此者欲得

其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

能知君子小人之心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常任常伯必以德選不言準人者容以才進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所知者三宅三俊去凶

用賢之事而已至于庶言有司所下敎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文王皆不敢下侵有司之事惟使有司牧夫訓治用命及違命者而已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武王但撫存文王之功不改其義德而從其有容之德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其心如其言是謂若

相我受民

助我所受民

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既灼知其心而後用既用則勿以流言讒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一話一言聞斯行之則不

勝其弊以其不勝弊而舉棄之則所喪亦多矣必受而繹之末惟成德之彥則不可以小道小言聽也故一話一言終必付之而後可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我受美言於人不敢自有而獻之於王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其理未有不得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

人有臨事而失其常不如所期者故已宅則復繹之者紬繹其所已行之事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勱勉也何謂憸人賈誼賦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世德之憸微兮遥矰繳而去之是之謂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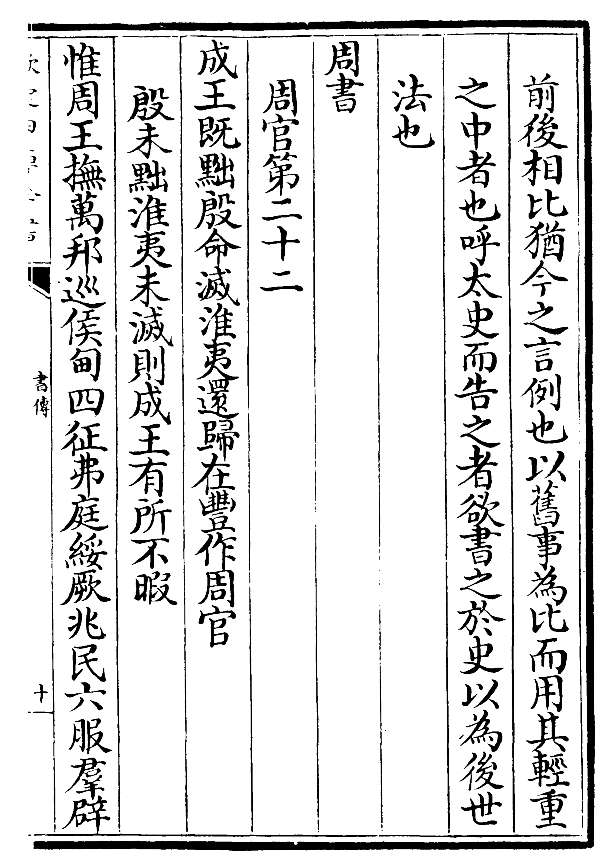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夫周公尤以獄為憂故此篇之終特以囑司寇蘇公
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
罔有不服則兵初不用也然不可以不用而不以時
詰治之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

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人之才德長於此者天下之所共推而不可易也是之謂常人如廷尉用張釋之于定國吏部尚書用山濤度支用劉晏此非常人乎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此言其能敬用獄以長王國是為三公也列者


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為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呼太史而告之者欲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法也

周書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殷末黜淮夷未滅則成王有所不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書曰侯甸男邦采衛此周五服之名也禹貢五服通畿内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并畿内為六服董督也治官治事之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昌為倍之德衰而政畢也

堯舜官天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治一作幾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明王觀唐虞夏商之政而知為國不在官多而在得

人故官不必備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傅保皆論道國以道為經以政事緯之典刑無相奪倫而陰陽和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此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以重之

冡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己以聽焉故冡宰為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徒之職如地之生物富而能教之故為地官擾馴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王者以禮樂治天下政所從出本於禮而成於政和
如天之春萬物生焉而盛於夏故宗伯為春官司馬
為夏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如秋之肅殺萬物故司寇為秋官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民各有居室如冬之蓋藏故司空為冬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九州之牧也

皐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

一朝畢朝也朝以逺近為疏數六年而遍五服畢朝也

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夏商以來人主奉養日侈供衛日廣亦不能數廵守故以五載為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於不反也然數出數改則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教以善令非教其遂非也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春秋傳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人法並任

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令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其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小人不利於用常法常以利口亂政

人主聞讒言不即辨而藏之中曰蓄疑敗謀害政無大於此者

蓄疑敗謀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

未有志卑而功崇者

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媮於初必艱於終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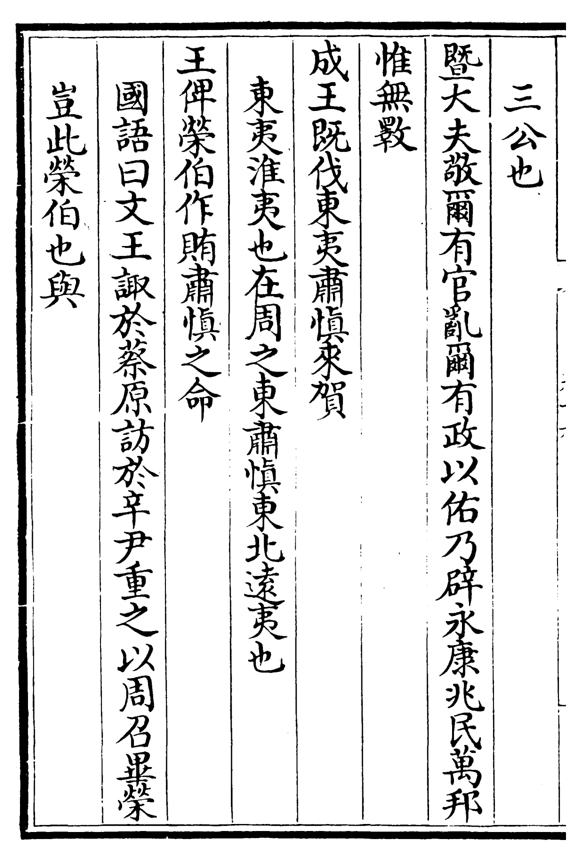
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自有君臣以來病之矣惟讓

為能和是以貴之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

事



三公也

曁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

東夷淮夷也在周之東肅愼東北遠夷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國語曰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豈此榮伯也與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畢有文武墓葬公于畢示不敢臣也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已遷歟二篇亡

周書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命於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鄭玄

以為周公子非也畢公成王之父師弼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之周公遷殷頑民于洛不必遷舊人以宅新民也洛人在內殷人在郊理必然也分正者畢命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為聲色臭味是妙物也故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夫荀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之謂也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豈獨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既得則愛衰此人之常情為人君者不能顯諸仁藏諸用凡所以治民之具畢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之矣故教之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妙於風者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

繹

有所興廢出納皆咨于衆以度之衆言同則繹之孔

子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眞君之德也豈待其順之于外

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於

臣以來衆言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辟而不能止辟者勿辟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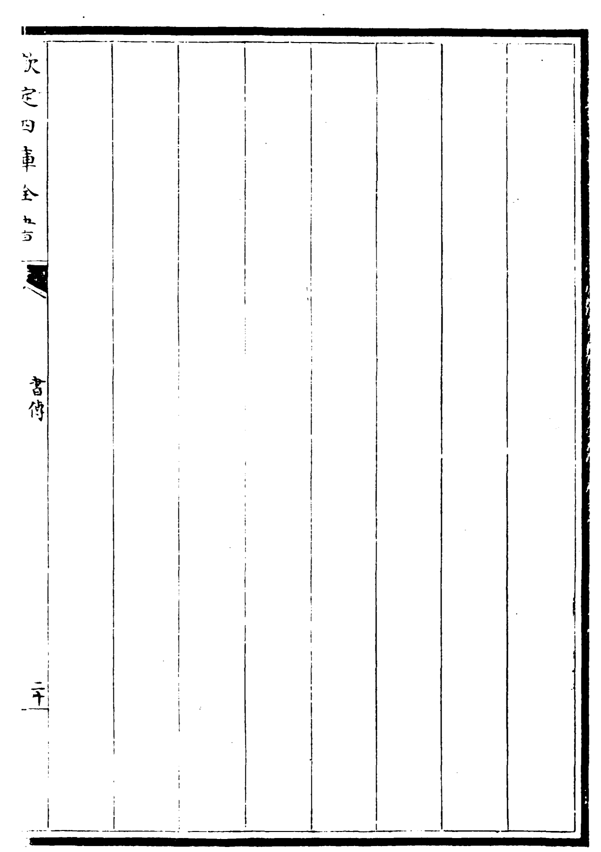
狃習也常者國之舊法俗者民之所安而敗亂之害政之尤故此三者所犯雖小亦不可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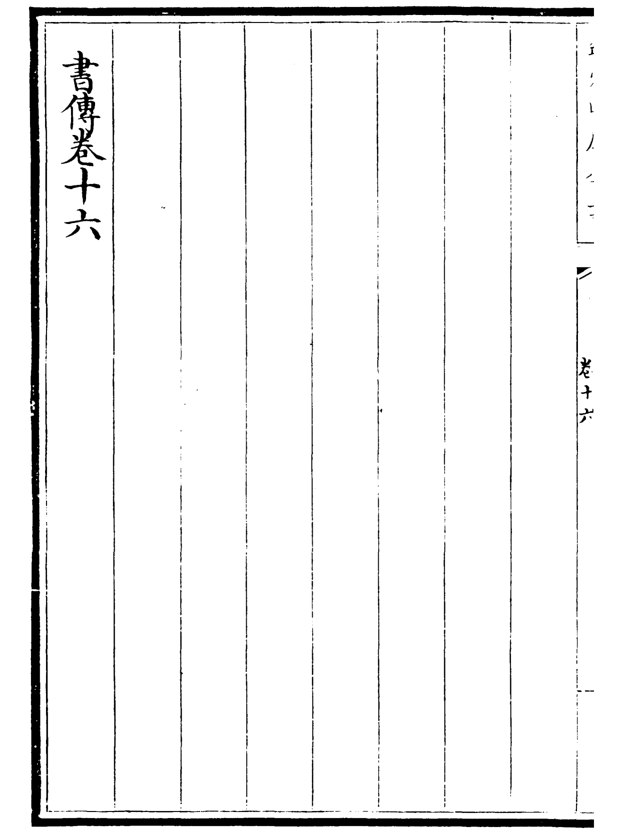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忍也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則其餘皆當宥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者正孔子所戒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而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為義是成王敎君陳果於刑殺以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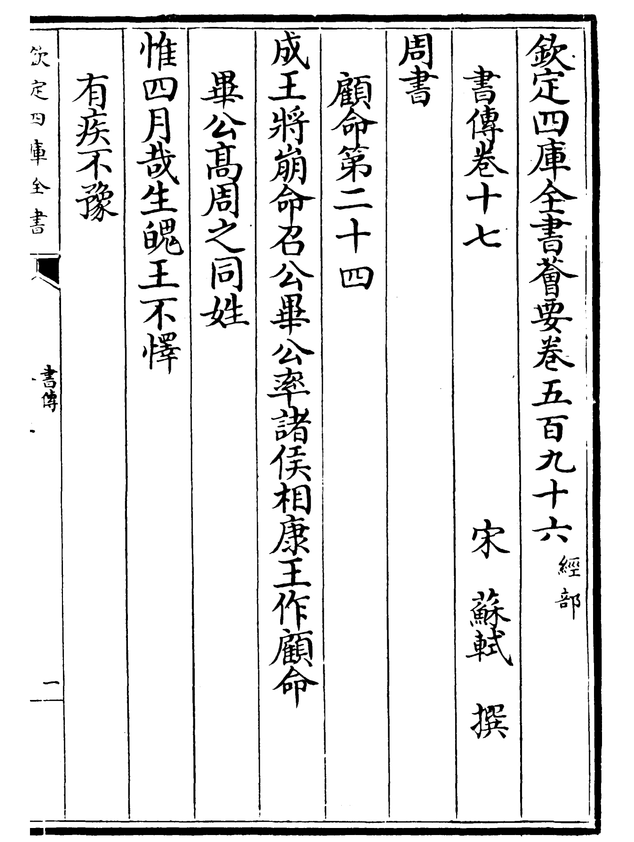
忍為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也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勸人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今乃析言誣經以助發之予不可以不論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書傳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九十六 經部

書傳卷十七　　宋　蘇軾　撰

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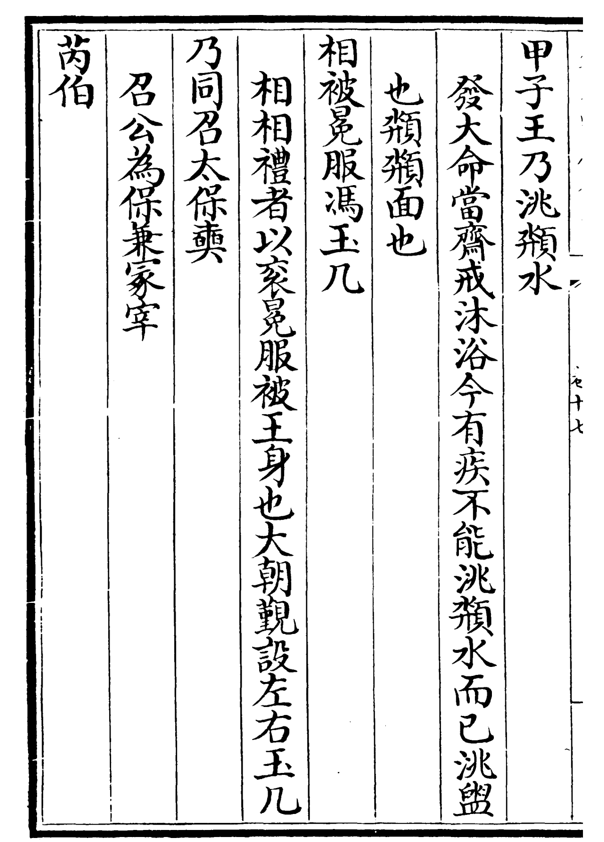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畢公高周之同姓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有疾不豫



甲子王乃洮頮水

發大命當齋戒沐浴今有疾不能洮頮水而已洮盥也頮𩓞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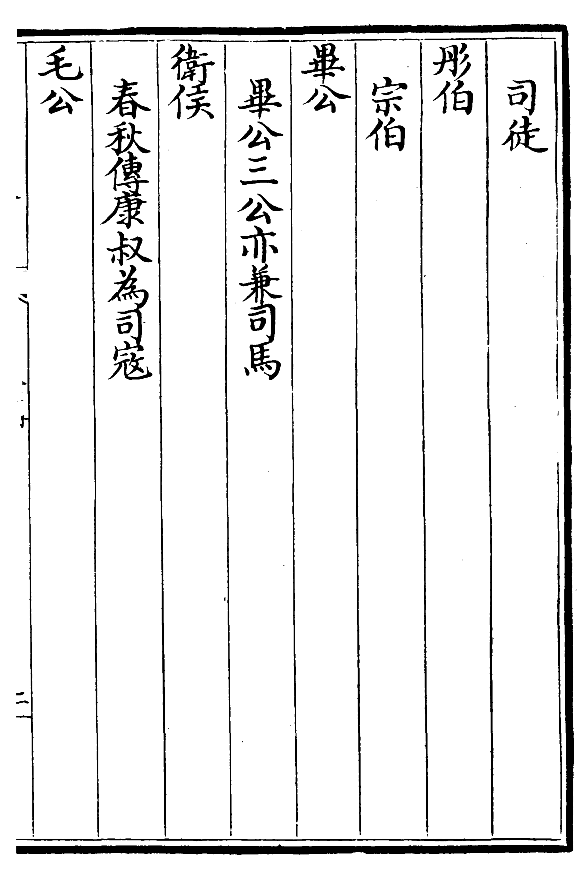
相被冕服憑玉几

相相禮者以衮冕服被王身也大朝覲設左右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

召公爲保兼冢宰

芮伯



司徒

肜伯

宗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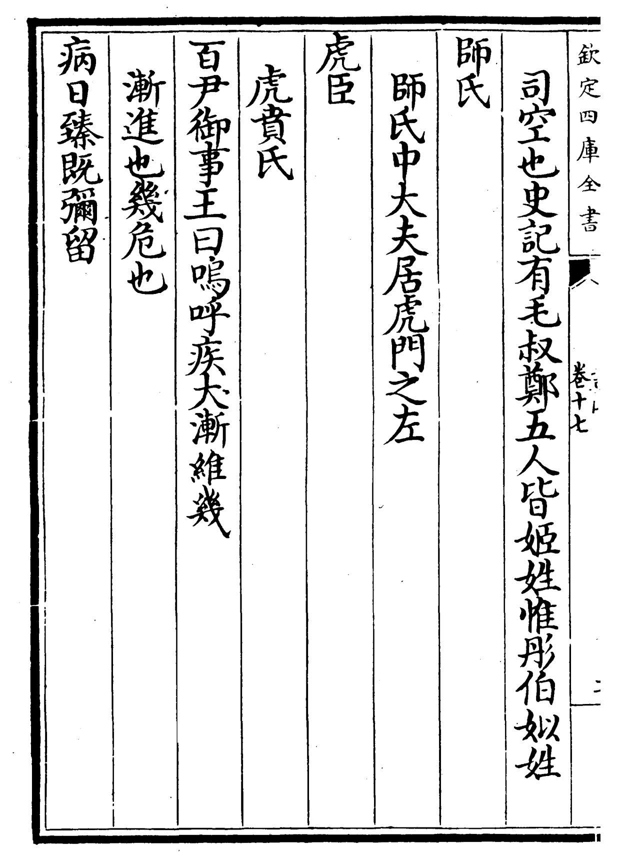
畢公

畢公三公亦兼司馬

衛侯

春秋傳康叔為司寇

毛公



司空也史記有毛叔鄭五人皆姬姓惟彤伯姒姓

師氏

師氏中大夫居虎門之左

虎臣

虎賁氏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漸進也幾危也

病日臻既彌留

臻至也彌甚也疾甚將去而少留也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麗土著也文武先定民居乃教之既教則集之民既

集教用命乃能開達殷之喪否也

在後之侗

侗愚也揚雄曰倥侗顓蒙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康王也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

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恭敬可以濟大難但世以威儀為文飾而已不知其

為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也非幾者安

也惟安為可畏不可以冒進也死生之際聖賢之所

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

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措

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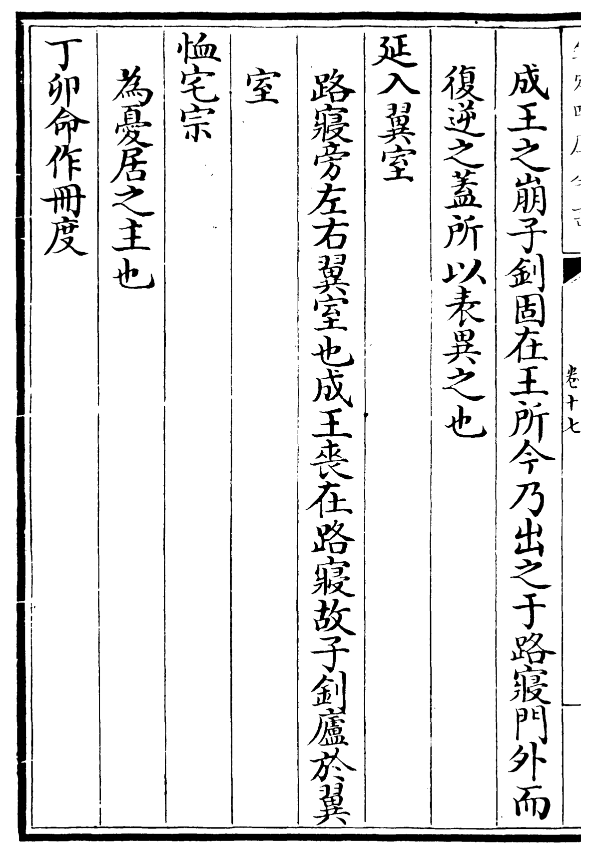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出設幄帳于中庭王反路寢之

室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

伋太公望子爰及也詩曰爰及姜女

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成王之崩子釗固在王所今乃出之于路寢門外而復逆之蓋所以表異之也

延入翼室

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廬於翼室

恤宅宗

為憂居之主也

丁卯命作册度

以法度作冊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自西伯入為相召公也須材以供喪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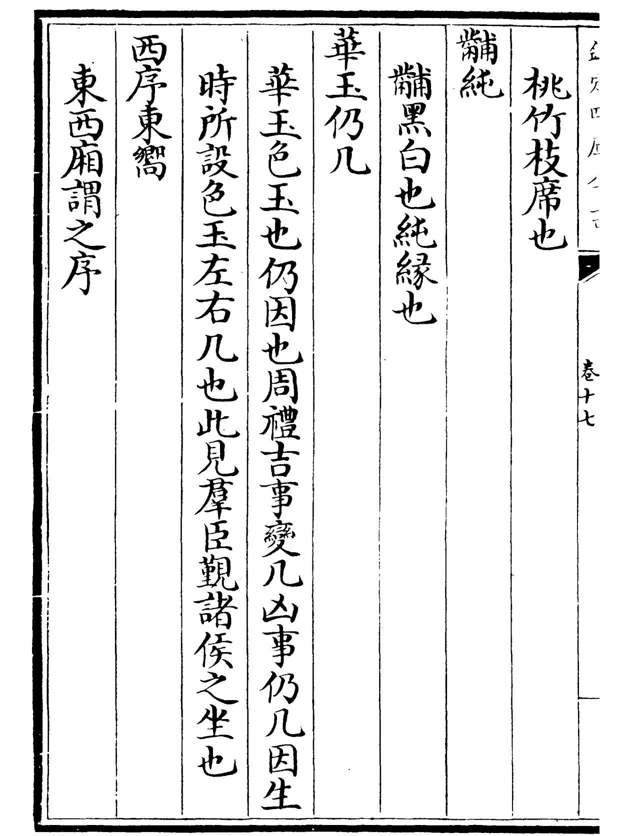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扆屏風為斧文也

牖間南嚮

户牖間也

敷重篾席



桃竹枝席也

黼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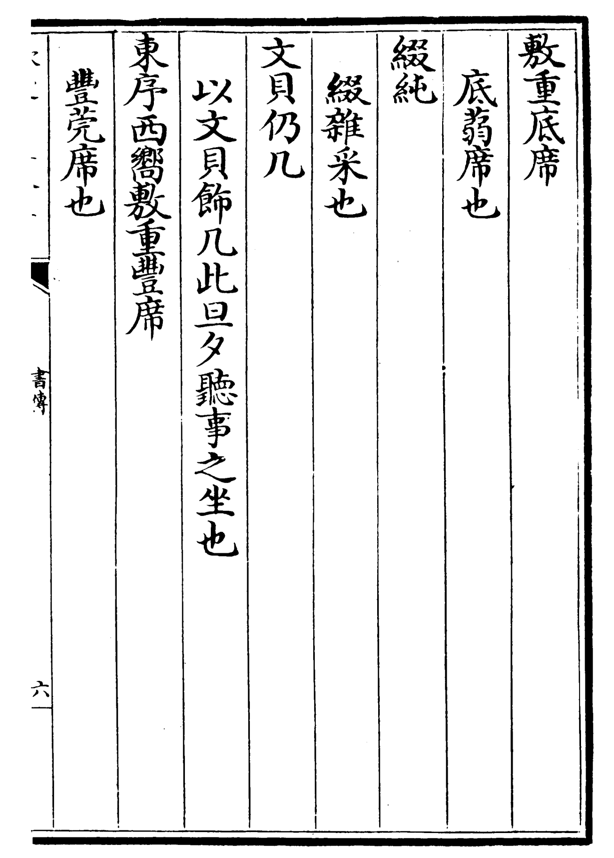
黼黑白也純緣也

華玉仍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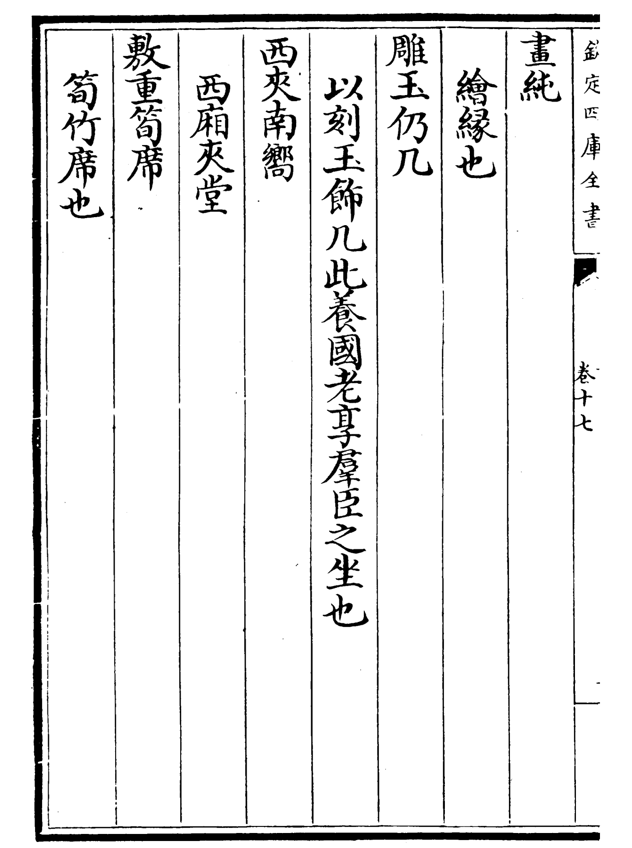
華玉色玉也仍因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時所設色玉左右几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

西序東嚮

東西廂謂之序



敷重底席
底蒻席也
綴純
綴雜采也
文貝仍几
以文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豐莞席也



畫純
繪緣也
雕玉仍几
以刻玉飾几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
西廂夾堂
敷重筍席
筍竹席也

玄紛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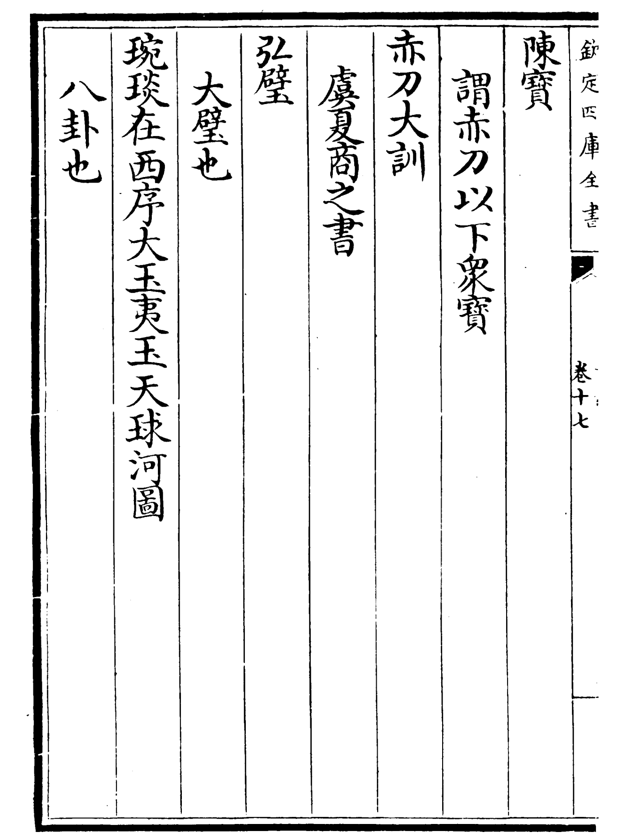
紛紺也以玄紺為緣

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故几席質儉無貝玉之飾將傳先王之顧命也不知神之所在於此乎於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

及玉五重謂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也



陳寶

謂赤刀以下衆寶

赤刀大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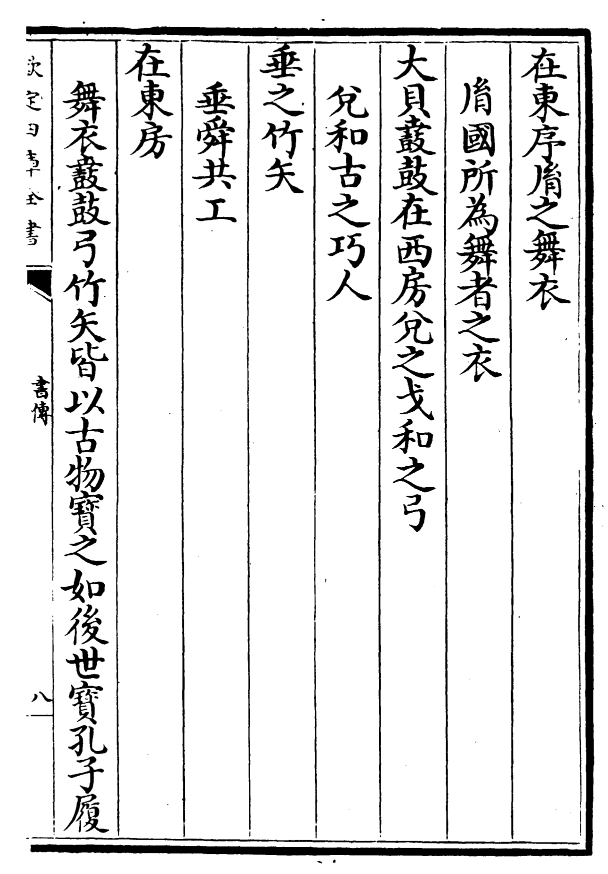
虞夏商之書

弘璧

大璧也

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八卦也



在東序胤之舞衣
胤國所為舞者之衣
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兌和古之巧人
垂之竹矢
垂舜共工
在東房
舞衣鼖鼓弓竹矢皆以古物寶之如後世寶孔子履

也

大輅在賓階面

大輅玉輅

綴輅在阼階面

綴輅金輅

先輅在左塾之前

先輅象輅塾夾門堂也

次輅在右塾之前

次輅木輅也革輅不陳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外

雀弁赤黑如雀頭色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綦弁青黑色堂廉曰戺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劉鉞屬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

戣瞿皆戟屬

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鋭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鋭冕大夫服弁士服

王麻冕黼裳由賔階隮

麻冕三十升麻為冕蓋衮冕也衮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者以釋喪服吉示變也王方自外入受命傳命

者自阼階升則王當從賓階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者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錯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豈蟻裳亦為此文歟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彤纁也纁裳亦變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介圭大圭尺有二寸王所守也同爵名瑁四寸王所

執以朝諸侯傳顧命授圭瑁當阼階升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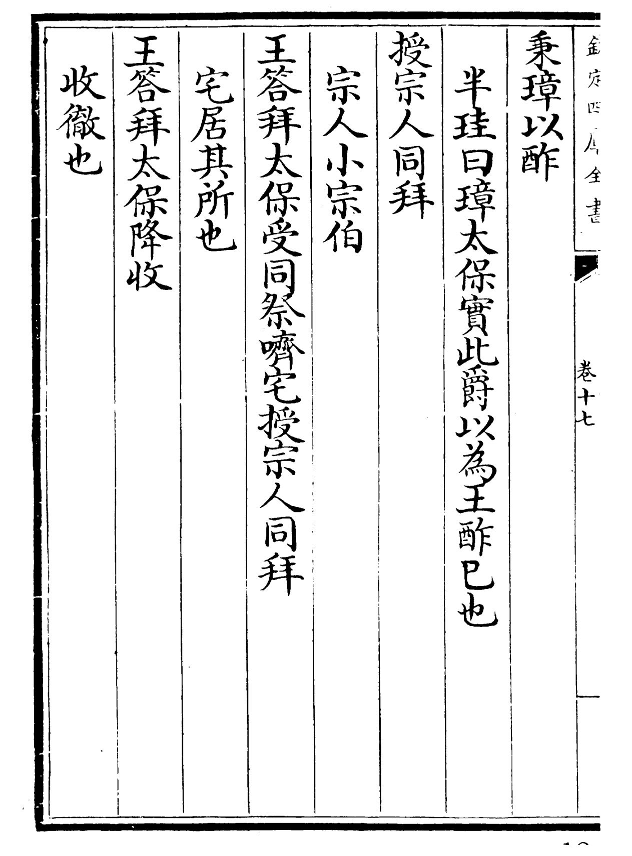
書册也王在西階上故太史由此以册御王凡王所

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

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下法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太保實三爵於王王受而置之曰宿祭先曰祭至齒
而不飲曰咤曰嚌亦飲而實不忍也上宗曰饗以嘏
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易爵而洗也



秉璋以酢

半珪曰璋太保賓此爵以為王酢巳也

授宗人同拜

宗人小宗伯

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

宅居其所也

王答拜太保降收

收徹也

諸侯出廟門俟

此路寢門也而謂之廟以正殯在焉

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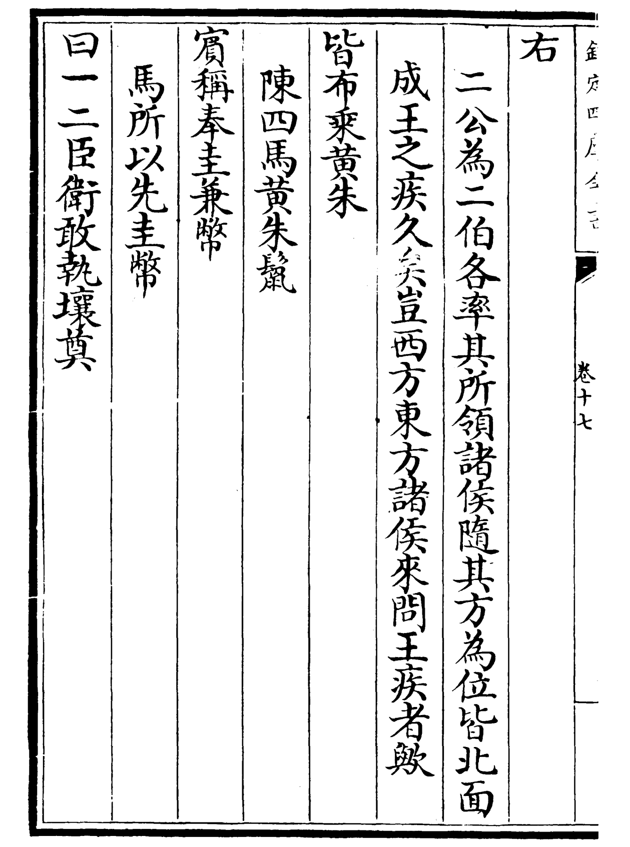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

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領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

成王之疾久矣豈西方東方諸侯來問王疾者歟

皆布乘黃朱

陳四馬黃朱鬣

賓稱奉圭兼幣

馬所以先圭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贄土所出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王義諸侯不忘先王之德故答拜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冢宰司徒與羣臣進戒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

文武誕受羑若

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周人記之謂之羑

若猶管仲鮑叔顧齊威公不忘在莒時也康王生而富貴故於其初即位告以文武造邦之艱難以憂患受命也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陟升遐也成王未有謚故稱新陟王

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

于天下

詩歌文王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則天下相率而戴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令康王所謂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即位而首言此其與成王皆致刑措宜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令予一二伯父尚胥曁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言諸臣忠於我所以安汝先人事先王者如盤庚告

教之意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使我雖宅憂而人無不順者

無遺鞠子羞

鞠子稚子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先王之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者三乃出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大功齊衰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一作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大史奉

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始死方殯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逆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紛紛也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産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

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黄玉帛之幣曾謂盛德之王不若衰世之侯召畢公不如子產叔向乎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於此一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論

書傳卷十七